

第六回 招刺客外戚吞刀

詩曰：

本待欲擒山上虎，誰知錯射暗中獐。

刀頭誤染冤魂血，半夜錚錚鐵也傷。

卻說琪生正睡得鞦韆的，忽一人進來推道：「好大膽！日已三竿，這時還睡！」琪生驚醒，見是絳玉，笑道：「我在此養精蓄銳，以備夜戰。」絳玉把眼一瞅道：「你若只管睡覺，恐動人捉賊。還不快些起來，小姐有帖在此。怕有人至，我去也。」遂將帖子丟在牀上，匆匆而去。琪生起來開看，卻是絕句詩一首，道：

妾常不解淒涼味，自遇知心不耐孤。

情逐難飛眉黛損，莫將幽恨付東隅。

祝君才郎文幾弱妾平氏婉如泣筆

琪生看完道：「哪知她也是高才，一發可愛。」遂珍藏拜匣。用完早膳，走到君贊處問安。君贊病已漸漸好了。他是個極深心、極有作為的人，待琪生全不露一些不悅的圭角，還是滿面春風，更比以前愈加親熱，胸中卻另有主張，如劍戟麟甲相似，真是險不過的人。二人談了半日，琪生依舊回房，也不思想回去了。

至晚卻又依路進去。這遭卻有絳玉接應，一發是輕車熟路。行至角門，早見婉如倚門而待。兩人攜手相攬，並肩而坐，在月下暢談。婉如倚在琪生懷中，絳玉傍坐，三人嘲笑，歡不可言。婉如偶問道：「你既未完親，那鳳釵是哪裡的？卻又帶在身邊。」琪生陪笑道：「我不瞞你，你卻不要著惱。」遂將遇鄒小姐三人始末說出。又道：「若日後娶時自不分大小，你不必介意。」婉如笑道：「我非妒婦，何須著慌。只要你心放公平為主。」

琪生接著她道：「好個賢惠夫人，小生頂戴不起。」婉如又笑道：「我不妒則不悍，何必又作此懼內之狀。」絳玉也歎道：「如今得隴就望蜀，已自頂戴小姐不起，到後日吃一看二之時，看你頂戴得哪一個起？」

婉如與琪生大笑。琪生頓得情興勃發，料婉如決不肯從，只是連連打呵欠，以目注視絳玉微笑。絳玉低頭不語，以手拈弄裙帶。婉如已知二人心事，含笑對琪生道：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你若體倦，到我房中略睡睡，起來與你做詩玩耍。若要茶吃，我教絳玉送來。」琪生會意，就笑容可掬地進小姐房中，見鋪飾精潔，脂粉襲人。又見牙牀翠被，錦裳繡枕，香氣撲鼻，溫而又軟。一發興動，遂倒身睡在小姐牀上，連要茶吃。

外邊小姐喚絳玉送茶進來，琪生就捉她做成串對兒了。兩人事完就起身整衣出來。婉如迎著笑道：「你們一枕未闌，我已八句草就。」遂復同琪生、絳玉到房取紙筆寫出道：

題月

雲開空萬里，咫尺月團圓。

鳥遂分光起，花還浸雨眠。

冰人分白簡，玉女弄絲鞭。

誰識嫦娥意，清高夢不全。

琪生賞玩，鼓掌大贊道：「好靈心慧手，筆下若有神助。句句是詠月，卻字字是雙關，全無一點脂粉氣。既關自己待冰人，又寓絳姐先伴我，卻又以月為題主，竟關著三件。才情何以至此？」絳玉也接過來，看見詩中寓意可憐，自不過意，向小姐道：「我不善做詩，也以月為題，胡亂謔幾句俗話，搏小姐與祝相公笑笑。」也寫道：

有星不見月，也足照人行。

若待團圓夜，方知月更明。

婉如與琪生看了贊道：「倒也虧她，更難為她這點苦心。」琪生拍著絳玉肩背笑道：「這小星之位自然是穩的，不必掛心。」三人齊笑。琪生也取筆作一首《月詩》寓意道：

皎皎凝秋水，涓涓骨裡清。

冰清不礙色，玉潔又生情。

鳥渡枝頭白，魚穿水底明。

團圓應轉眼，可憐聽琴聲。

婉如與絳玉同看，贊不絕口。道：「君之才，仙才也。其映帶題面，含蓄情景，句句出人意表，字字令人心服，自非凡人所及。」三人做完詩，婉如又取琴在月下彈與琪生聽。音韻鏗鏘，裊裊如訴，聞之心醉神怡，令人欲歌欲泣。

琪生聽得快活，就睡在琴旁，以頭枕在絳玉腿上，以手放在小姐身上，屏氣息聲，細聆奧妙。及至曲終，猶餘音清揚，沁人情性。婉如彈罷，拂弦笑道：「郎君一手分我多少心思。」琪生嘿然笑道：「我兀樂以忘憂，竟不知尚有一手久礙於卿之佳境。」絳玉又笑道：「你倒未必忘憂，只忘了我這個枕頭酸麻了。」

三人齊笑個不住，就取酒吃，行令說笑，好不興頭，房中雖還有兩個丫頭，俱在後面廂房宿歇，尚隔許多房子，門又反扣，哪裡聽見？任憑他三人百般狎昵、調笑、謔混，有誰知道？琪生飲得半酣，將二人左右一邊一個摟著，口授而飲，連小姐的金蓮也搬起來捏捏摸摸，玩耍一番。婉如也不拒他，憑他摩頂放踵。自己也村一會、雅一會的相調，只不肯及亂。琪生只拿著絳玉盛水。三人一直玩至雞鳴方散。自此無一夜不在一處共樂。漸漸膽大，絳玉連日裡敢還常到琪生房中取樂。一連多少天，倒也要得安穩。

誰想樂極悲生。君贊病已大好，不過坐在書房調理頭髮。一日正午時候，偶然有事進內，走至琪生門口，聽見裡面有人說話，就打窗眼一望：只見琪生與絳玉摟抱做一堆，只差那一點不曾連接。君贊大怒，也不驚破他，連連暗回書房，收管這件。如此

無禮。前番當面譏消我勢利，今朝背地奸我丫鬢。此恨怎消？且此人不死，鄒氏難從。」越想越惱，發狠道：「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」就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。

晚間吃酒時，對琪生說道：「小弟不幸為病所苦，一向未曾料理到盟兄身上，負罪良多。料知己自能原情。我今日替盟兄細細揆審，鄒家此時不見動靜，必定是不知，沒事也不見得。然而不可不信，亦不可全信。明晚盟兄何不悄悄私到鄒小姐處，討個實信，倒也安穩。省得只管牽腸掛肚，睡在憂苦場中。一則令尊、令堂不知盟兄下落，二則鄒小姐三人必盼望盟兄。或至相思成疾，反而小弟做了盟兄的罪人了。」琪生也道有理，心中感激，滿口應承，謝之不盡。夜闌各散。

君贊私喚莽兒到書房，取出一錠銀子，對他道：「我家中只有你膂力甚大，心粗膽壯，為人忠心可托。我有一件事要你去，今兒賞你這錠銀子。若做得乾淨時，我自抬舉你管兩個莊房，還娶標緻妻子與你。」莽兒道：「相公差遣焉敢不去，何必賞銀？不知是何事？求相公說明，雖赴湯蹈火也要做了來。」君贊道：「好！好！我說你有忠心，果然不差。巨耐祝家這小畜生，竟與絳玉小賤人有奸。我欲置之死地，但家中不便下手。他日日在我家思想鄒小姐，我誘他明晚去私會小姐。你到明晚可悄悄閃進鄒家後園，將他一刀殺了，急急回來，人鬼不知，除此一害。如萬一有什話說，我自料理，你放心去做就是。只是不可走漏風聲，此為上著。」莽兒見君贊一頓褒獎，花盆好不會頃，又為利心所動，慨然應允而去。

次日，君贊待琪生動身出門後，就去向妹子盡情說絳玉如此沒廉恥。宛如聞言，幾乎嚇傻，只得假罵道：「這賤人該死。」君贊也不由妹子做主，就去叫絳玉來，罵道：「我道你真節可嘉，原來只會偷外漢！」遂剝下衣服，打一個半死，也不由她分辯，立刻就喚王婆婆來領去賣她。婉如心如刀割，再三勸哥哥恕她，不要賣出，恐惹人笑話。君贊立意要賣，怒道：「這樣賤人還要護她！豈不替你妝幌子？連你閨女體面也沒有了。你若房中沒人伏事，寧可另討一個。」婉如氣得不好則聲。

頃刻媒婆來領絳玉。絳玉大哭，暗向小姐泣道：「誰知祝郎才動腳我就遭殃。小姐若會他時，可與我多多致意，我雖出去，決不負他，當以死相報。切勿相忘，教他訪著媒婆，便知我下落，須速來探個信息。我死亦瞑目。」遂痛哭一場，分手而別。

恰好一個過路官兒，正尋美女要送嚴嵩。媒婆送去，一看中意，兩下說明，即日成交，就帶人去。這事雖在同時，還在琪生之後，按下不題。

卻說來生聽君贊言語有理，當晚酒散就進去與宛如、絳玉二哭別。二人一夜悽悽惶惶，你囑咐，我叮嚀，眼淚何曾得乾。天明只得痛哭分別，出來又去別卻君贊。君贊送出門，囑道：「這是盟兄自己的事，緊在今晚，早去為是。小弟明日洗耳專聽佳音。」兩下拱手而別。

琪生在路想道：「家中父母一向不知消息，兩個老人家不知怎麼心焦。總之今日尚早，不免先到家中，安慰見父母，又可先訪訪外邊動靜，再去不遲。」打算已定，竟奔家來。父母一見，如獲珍寶。兩個老人家問長問短，哪裡說得盡頭。時已過午，琪生一心要去，便道：「孩兒還要去會個朋友，明日方得回來。」祝公道：「才走到家如何又要出門？有事亦在明日去罷。」琪生道：「有緊要事，約在今日。」老夫人道：「是何事這等緊要？」琪生一時沒法子回答。夫人道：「料沒什大事，遲日去不妨。」琪生執意不肯。

祝公與夫人齊發怒道：「你在外許多日子，信也沒個寄來。教我兩人提心吊膽，懸懸而望。你難道沒有讀過書，說父母在，不遠遊，遊必有方。你何曾學他半句？你今日歸家，正該在我父母面前談說談說，過他三日、五日再出門去未遲。怎坐未暖席又想要去？可知你全不把父母放在心上，竟做了狼心野性。這書讀他何用？我又要你兒子何用？」千不孝，萬不孝，忤逆的罵將起來。琪生見父母發怒，只得坐下道：「孩兒不去就是。」遂鬱鬱在家不題。

單說鄒澤清在家，日日盼望琪生不至。這日才到一個內親，卻是夫人戴氏的堂姪，名戴方城。父親戴松，是個科甲。是嚴嵩門下第一位鷹犬，現任戶部侍郎。這方城因姑娘在時，常來玩耍，見表妹標緻，心上想慕。因表妹年幼，不好啟齒。後來姑媽又死，一向不曾來往。近日因父親與他議親，他就老著臉要父親寫書向姐夫求親。父親道：「路途遙遠，往返不便。既是內親，不妨你將我書自去面求。萬一允時，就贅在那裡，亦無不可。」故此特到鄒家。

鄒公心中原有招琪生之念，只待他到館面訂。今見內姪來求，心上就猶豫不決，且安頓在後園住下。恰好這晚莽兒進園行刺，悄悄越牆而過，行至園中，伏著等候。

這晚，是雲濛月暗，方城偶出書房，門外小解。莽兒恍惚見個戴巾的走來，只道是琪生，心忙意亂，認定決是琪生，走上前照頭盡力一刀，劈做兩開，遂急急跳牆回家獻功。

那戴家家人見相公半日不進房，忽聽得外邊「撲」的一聲響。其聲甚是古怪，忙點燭籠來照，四下一望，哪有個相公的影？才低下頭來，只是一個血人倒在地上。仔細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就是他貴主人，嚇得大聲喊叫。驚得鄒公連忙出來，看見這件物事，嚇倒在地，沒做理會。戴家人連夜縣堂擊鼓的擊鼓，打點進點，報信的報信。

數日之間，戴家告下謀財害命的狀來，將鄒公拘在縣裡。一拷六問，嚴刑拷打，備盡苦楚。雪娥在家日夜啼哭，自己是女子，不能出力。幸虧輕煙母舅吳宗是本縣牢頭禁子，央他去求分上，打點衙門。往戴家求情，戴家哪裡肯聽，定要問他抵償。好不可憐！

話分兩頭，再說君贊這棗核釘。當晚見莽兒回來，報說事已做妥。好生歡喜，賞了莽兒些銀子，自己卻一夜算計道：「我雖吃盡若干苦惱，受了丫頭之氣，但那日鄒小姐並不曾出一惡言。有然有情於我，卻怎地弄得她到手？」思量一夜，並無半條計策。

到次日，老早著人打聽鄒家消息，方知殺差了。又驚又惱道：「那畜生又不曾除得，反害卻鄒老與小姐。怎麼處？」一連幾日，放心不下。遂將巾幘包好新樣頭髮，自己要到縣前訪信。出門忽撞見一個大漢，項上帶著麻繩、鐵索，許多人圍送過去。君贊問人，說是才拿住的有名強盜，叫做馮鐵頭。君贊聞知，陡然一計上心。急回家取了若干銀子，到縣前弄個手段，竟要買囑那強盜來扳害琪生做窩家。

不知琪生此番性命何如？再聽下回分解。

